

松叶文丛

东南大学出版社

随园性灵

王英志 著



王英志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随

园

性

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园性灵/王英志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8

(松叶文丛/徐雁主编)

ISBN 7-81089-627-X

I. 随…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849 号

丛 书 名 松 叶 文 丛

书 名	随园性灵
著 者	王英志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电 话	025-83792327 8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57711295(发行部) 8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总 印 张	89.5 总字数 2 2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随园旧事

十四岁作二论·····	(1)
广西受知金鉉·····	(4)
黄金台吊古·····	(7)
外放江南任县令·····	(9)
凭书判案·····	(12)
阅卷荐二士·····	(14)
修治随园·····	(16)
随园放灯·····	(20)
诗戏尹继善·····	(22)
私印冒犯某尚书·····	(24)
斥赵某“金莲”癖·····	(26)
填词一首为佳人·····	(27)
京城结识胡天游·····	(29)
与沈德潜论战·····	(31)
结交李方膺·····	(35)
与郑板桥的关系·····	(38)
罗聘为袁枚画像·····	(40)
相知黄景仁·····	(42)
痛失童二树·····	(45)
喜偕士铨游栖霞·····	(47)

巧会赵翼西湖畔	(49)
沈凤其人	(52)
第一女弟子席佩兰	(54)
吴江“刁难”严蕊珠	(57)
虎丘会金逸	(59)
松江女弟子廖云锦	(61)
杭州才女孙云凤	(63)
有胆有识说袁枚	(65)
袁枚“七不”说	(67)
袁枚辩“好色”	(69)
袁枚为何辞官	(71)
袁枚的管财之道	(74)
《子不语》斥“风水”术	(76)
袁枚说饮食五“戒”	(78)
袁枚说厨者三“戒”	(80)
袁枚的烹饪说	(82)
袁枚自挽	(84)
话说《随园图》	(88)

文史谈片

郑谷两为“一字师”	(90)
苏东坡“性喜嗜猪”	(92)
徐渭与抗倭	(95)
金圣叹的遗憾	(97)
钱谦益邓尉探梅	(99)
吴锡麒观夜潮	(101)
张伯行之一令一疏	(103)
吴江沈氏才女	(105)

吴江才女沈宜修·····	(107)
穷苦女诗人汪玉轸·····	(109)
叶家“诗坛飞将”·····	(111)
“钱本草”说·····	(113)
说铜鼓·····	(115)
临终语与绝命辞·····	(117)
十二相属识小·····	(119)
俗语出自名士集·····	(122)
“毛人”——清代野人·····	(124)
“千里牛”及其他·····	(126)
“柴米油盐酱醋茶”诗·····	(128)
苏州宝带桥·····	(130)
夏日读荷花诗·····	(132)
消暑且读冰雪辞·····	(134)
夏日读憎蚊诗·····	(136)
嘉靖抗倭诗话·····	(138)
俞大猷的抗倭“正气歌”·····	(141)
康熙皇帝与诗·····	(143)
雍正皇帝与诗·····	(145)
乾隆皇帝与诗·····	(147)
黎简的风雨诗·····	(149)
赵翼诗评武则天·····	(151)
袁树及其澳门诗·····	(153)
丘逢甲的《澳门杂诗》·····	(155)
朱祖谋咏香港词·····	(157)
巾幗诗人丈夫气·····	(159)
重读秋瑾诗作有感·····	(161)
清初词话管窥·····	(163)

清初诗话选评·····	(170)
说以诗论诗·····	(179)
“诗有别趣”说·····	(181)
“诗如神龙”说·····	(183)
有感于香菱说诗·····	(187)
有感于“蛙声”可见·····	(190)

书缘师友

关于《袁枚全集》·····	(193)
校点《随园诗话》前言·····	(199)
校点《随园食单》前言·····	(202)
“历代名家绝句评点丛书”总序·····	(206)
《历代名家绝句评点·元明》前言·····	(210)
《清诗一百首》前言·····	(219)
《清人诗论研究》后记·····	(227)
《续诗品注评》后记·····	(232)
《古典美学传统与诗论》后记·····	(234)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后记·····	(236)
《性灵派研究》后记·····	(238)
《袁枚传》后记·····	(240)
写于《袁枚评传》杀青之后·····	(243)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编辑缘起与体例·····	(247)
钱仲联主编的“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250)
张少康的《古典文艺美学论稿》·····	(255)
刘伟林的《中国文艺心理学史》·····	(263)
《张问陶年谱》序·····	(271)
《在东海之湄》序·····	(275)
徐雁的《开卷余怀》·····	(277)

感悟《苏州旧梦》	(281)
记钱仲联先生	(284)
钱仲联先生的家学	(289)
钱仲联先生的脾性	(291)
雅室“梦茗庵”	(293)
“梦茗庵”外思“三宝”	(296)
钱仲联与黄摩西	(298)
送给钱老的“寿礼”	(300)
钱老被拖欠稿酬	(302)
不尽遗憾思恩师	(304)
“仁人君子”韩国赵锺业教授	(307)
袁枚成了“媒人”	(310)
师友赠书情	(312)
萧老师	(314)
我珍藏的一本小书	(316)
后记	(322)

随园旧事

十四岁作二论

沈氏姑姑在袁枚五六岁时,就教袁枚读《尚书》中的《盘庚》、《大诰》二篇。《尚书》的文字诘屈聱牙,对于少年袁枚如同天书。

袁枚最热衷的是听姑姑讲故事。有一次讲了汉人刘向《孝子图》中的“孝子”郭巨的故事:

有一郭氏人家,甚富。长子名巨。郭氏病故,郭巨将父亲遗产二千万钱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分文不取,还另租房子独力挑起奉养母亲的重担。不久妻又生一子,郭巨因经济拮据在宅院里挖洞,欲把儿子活活埋掉,在挖土时发现一铁釜黄金,并有一铁券云:“赐孝子郭巨。”于是郭巨富裕起来,

除可养母，兼可养儿。

袁枚长到14岁时，不仅书读多了，知识丰富了，而且思想开始成熟，识见大大提高。这一切都被姑姑看在眼里，认为侄儿已具备秉笔撰文的能力，于是，命他作《郭巨论》。

袁枚绞尽脑汁，点灯熬夜，终写成第一篇论文：《郭巨论》。此论以犀利的笔锋，指出郭巨既称为“孝儿”，就应该是“慈父”、“廉士”。但他“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此为不慈。因埋儿“取金则贪”，此为不廉。而把儿子偷偷埋掉，“母弗禁，似母勿爱儿也，以恶名怵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乌乎孝？”层层辩驳，揭下郭巨“孝儿”的画皮。文章不仅析其理，还“发其术”，认为郭巨早“知某所有金，伪携儿掘”，以“天哀予孝”为名得金，既得孝名，又得巨金，用心卑鄙奸诈，甚于韩愈《鄂人对》中的鄂人。千年“孝子”在袁枚如刀笔下，被剖析得一钱不值。

袁枚写了《郭巨论》后，贾其余勇，不待姑姑吩咐，不久又写了《高帝论》。此文纵论汉高祖当年“用天下之兵，不知用天下之锋”，即夺取政权后，不能利用时势，借良相张良、陈平，猛将彭越、韩信正奋发有为之时，用其诛秦灭项（羽）之余威，彻底摧垮匈奴；反而忙于为子孙列土封王、剪除功臣，“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尽”。因此，“文帝之卑辞厚弊，武帝之黷武穷兵，皆高祖不用其锋之过也”。年仅



袁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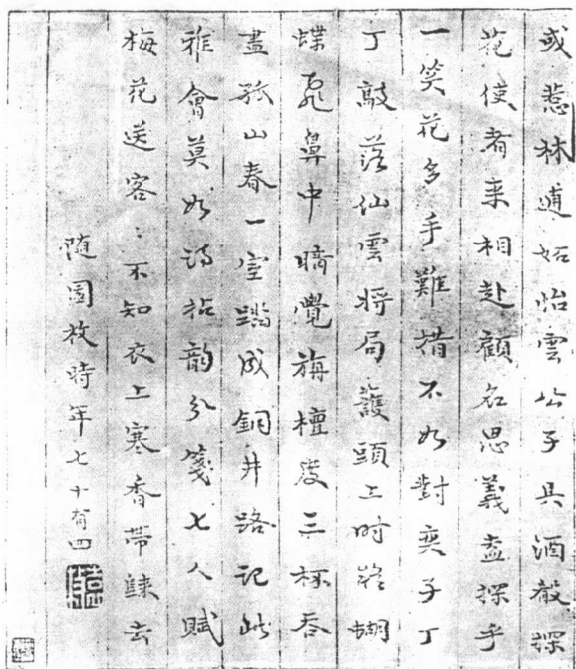
14岁的袁枚不仅敢做千古翻案文章，而且高论帝王治国之失，虽未必尽协事理，但敢发前人所未发，又笔情恣肆，气势宏大，不

愧为奇才。

此二文不仅使姑姑赞叹不已,四五年后,袁枚将此二文呈献给老师杨文叔先生批阅,亦得到高度嘉奖,批云:“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杨先生的鼓励,使袁枚日后更加锐意述作。

广西受知金鉞

弱冠之年的袁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外出壮游，闯荡世界，如同羽毛渐丰的苍鹰，要展翅翱翔万里云天；似骨骼已壮的骏马，要扬蹄奔驰千顷草原。乾隆元年丙辰（1736），袁枚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来到了广西桂林，投奔在广西巡抚金鉞幕府中任幕僚的叔父袁鸿处。



袁枚手迹

金鉞，字震方，一字德山，祖父友胜曾任明朝金带指挥，世居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

袁枚到桂林不久，袁鸿就带着他来到金府拜谒金钊。走进官厅，迎面一副对联云：“坐此似同舟，宦情彼此关休戚；须臾参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正是金公所撰。袁枚暗想：“此联用意深厚，真乃仁人之言，有名臣风味。”虽尚未见金公其人，已生钦佩之情。待见到金公其人，则状貌奇伟，一副关东大汉豪爽的气度。

袁枚给金公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修长，如玉树临风；皮肤白皙，额头宽阔，眉清目秀，举止文雅，俨然才子风采。

主客人座，先由袁鸿介绍侄儿的才情，金公听得津津有味。但惟恐袁枚是绣花枕头，急欲了解其才学，于是问道：“我有一题，曰《铜鼓赋》，不知可否一试。”

原来金公最近收得民间发现的铜鼓。此鼓为东汉建武年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辖境相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中部）时模仿骆越族铜鼓所铸。铜鼓是筒状，底部中间虚空，鼓面铸有浮雕式图案，中间为日光形，边缘有蟾蜍、牛马等动物形象，鼓身铸有各式花纹。少数民族多借铜鼓来召集部族娱乐或祭祀。

此时铜鼓就放在金府院中。袁枚步出厅堂，绕着铜鼓仔细观察，然后回到已置放笔墨的几案前，双足站定，凝思顷刻，忽然提起笔来，墨沈淋漓，挥洒于纸上，如走龙蛇，连序带正文，共千余言，竟一气呵成。写罢，亦不复阅，宣纸墨迹未干，即呈献给金公审阅。

此前，袁鸿惴惴不安，替侄儿捏着一把汗。金公则聚精会神，静观袁枚奋笔疾书的潇洒神态；正看得入迷，见袁枚已搁笔呈上，如此神速，真是倚马万言，着实令他大惊。待接过赋稿一读，不禁大喜，高声赞赏：“才高八斗，真乃子建再世也！”此赋未收袁枚文集内，却为金公刻入《广西省志·艺文志》中。其中清朝赋首载此篇，可见金公对此赋之偏爱。（关于《铜鼓赋》详参

本书《铜鼓》一文)

此后凡有官僚来访,金公除了谈公事外,必向人夸奖杭州才子袁枚。不仅吟诵袁枚诗句,取出《铜鼓赋》稿纸,供人赏评;而且向人描述袁枚的风采举止,洋溢着爱士惜才的真挚之情。

每逢客来,袁枚都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听到金公的夸奖之词,自然暗自欣喜,亦倍生对金公的感激之情。此情一生未渝,直到暮年写《随园老人遗嘱》,犹告诉子孙,金公为自己“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也”。

合该袁枚时来运转。袁枚至桂林未久,朝廷传下公文,称于乾隆元年丙辰九月,将举办博学鸿词试,要求各省长官向朝廷推荐入京应试人才。博学鸿词试是于通常乡试、会试外特增的一种科举考试。不少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秀士,通过此试而步入仕途。唐宋时即举办过此试。清代开国以来,仅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举办过一次博学鸿词试,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欲举办而未成。所以丙辰之试引起各省巡抚的高度重视。

袁枚虽非广西人,却为金公首选的荐举之士。在荐疏中,称袁枚年仅二十一,“贤才通明”,工诗善文,还特别强调其人品:“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应此选克称”。可谓赞誉有加。消息传开,引得广西许多达官名士惊来探问,以一睹江南才子风采为幸。

袁枚准备北上应试时,金公又修荐书一封,拜托京中好友给予帮助。书罢取出白银一百二十两一并交给袁枚;同时派人帮助袁枚置办行装。袁枚为之热泪盈眶,满怀蟾宫折桂的雄心,以报答金公荐举之恩,乘船摇向北京城。

黄金台吊古

乾隆元年丙辰(1736)博词鸿学试,袁枚不幸落选,而京师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幸亏不时有友人救济,袁枚时或给人当家庭教师,才免于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但留京期间,心情始终不佳。于闲暇之日,偶尔出外漫游散心,以排遣愁绪。

一日午后,袁枚步出朝阳门,沿着护城河向南,来到一土丘前。此处为京城风景之一,名曰“金台夕照”。真正的金台或曰黄金台,远在河北易县易水南岸,相传为战国燕昭王所筑。燕昭王原为燕王哙的太子。燕王哙曾把王位禅让给宰相子之,但不及三年燕国内乱,齐宣王趁机伐燕,杀死了哙及子之,燕国险些灭亡。后燕太子登基,为燕昭王。他为招贤纳士,向齐国报仇,乃于易水河畔筑高台,置黄金于台上,名黄金台。燕昭王不久招来乐毅、剧辛等贤才。乐、剧乃联合秦、楚、晋伐齐,差点灭了齐国。

北京的金台即黄金台,乃是仿造,但亦时有落拓之士,来此低回眷顾,发泄吊古伤今之怀,恨不能遇到燕昭王这样的明君。

袁枚在金台处逗留甚久,或坐或立,眼看着暮色渐起,六合苍茫空阔。站在金台土阜之上,怀古思今,瞻前顾后,忽而愤懑应试失利,忽而伤感今日落魄,心潮起伏,恨不能大哭一场。最后还是借吟咏《黄金台》一诗宣泄之:

东海泱泱大风猛,燕王积怨何时逞。筑台愿招英雄人,黄金之高与天等。台未筑时如无人,台既筑时人纷纷。不知公等竟安在,剧辛、乐毅来成群。残兵一队山东走,顷刻齐亡如反手。回问当年豪举心:果然值得黄金否?于今蔓草萦台绿,千年壮士寻台哭。为道昭王今便存,不报仇时台

不筑。

此诗虽然肯定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来天下贤才,终于取得战胜齐国的成功,不愧为有为之君。但全诗郁勃着一股悲凉之气与愤懑之情。袁枚对历代君王类似于燕昭王的“豪举心”是否如“黄金”一样有价值表示了怀疑。因为他们“不报仇时台不筑”,皆有其个人的目的。袁枚思想开放,好做翻案文章,这是继《郭巨论》之后的再次显示,而其中以古喻今之意,更是大胆。“千古壮士寻台哭”之句自寄寓了诗人应试落第、怀才不遇的悲愤。

外放江南任县令

乾隆四年己未(1738)袁枚中进士,为庶吉士。

乾隆七年壬戌(1742)三月,袁枚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须进行散馆考试再定去留。一般庶吉士试诗赋,袁枚则考满文翻译。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袁枚对满文并未用心,结果不及格,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这次考试满文翻译不及格,是由大学士鄂尔泰所定。鄂尔泰字毅庵,旧居西林,故亦称鄂西林,满洲镶黄旗人。祖上皆随清初皇帝建功立业。鄂公少年时以举人身份任侍卫,曾随从康熙帝狩猎,因和诗称旨,授内务府郎中。雍正元年癸卯(1723)典云南乡试,授江苏布政使,后因出奇策平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苗族反叛,雍正帝铸三省总督印付之。不久又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都,甚得恩宠。鄂公性格方严,敢于面折廷争,年老弥甚。但对下属亦能虚心接受直言,并惜才爱士。当年胡天游即获其青睐。此次他定袁枚满文考试为末等,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按规定,散馆考试不及格者,不得留翰林院、授编修等职,只能外放任县令。鄂公深知袁枚才学非凡,立志留翰林院有所作为。外放的发落对他不啻为当头一棒,内心极为惋惜、同情。于是派人召袁枚来,欲以好言抚慰。鄂公热情地接待了袁枚,并命人置酒席与袁枚共饮。袁枚心觉委屈,面带忧色,鄂公全看在眼里,于是开导说:

“我看你气宇轩昂,状貌不凡,来日天子必定会重用。现在外任县令,亦必能胜任。有人担心你只会做文章,不能任吏事,此非知你者。你此去好自为之,自会有锦绣前程。”

袁枚听了只能点头。辞别鄂公,袁枚虽然心中疙瘩并未解